



刻在 课桌上的你

尹利华◎著

冲动的青春

青春小说

手指从课桌上滑过，
指腹轻轻抚摸每一个个熟悉的位置，
如同抚摸一张张亲人的脸。
刹那间，它们都如同干木耳，被我湿润的眼睛发开。

A watercolor illustration of a garden scen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is a round wooden table with a small potted plant on it. Several wooden chairs are arranged around the table. The background is filled with lush green foliage and trees, creating a serene outdoor atmosph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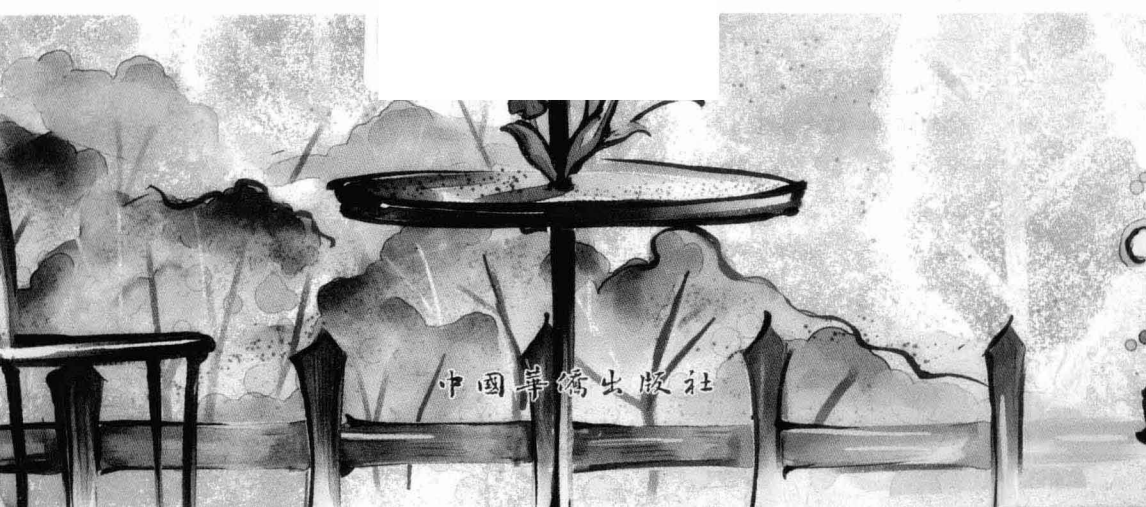
中国华侨出版社



刻在 课桌上的你

尹利华◎著

冲动的青春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刻在课桌上的你/尹利华 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7

(冲动的青春)

ISBN 978 - 7 - 5113 - 2683 - 6

I. ①刻… II. ①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2312 号

冲动的青春——刻在课桌上的你

著 者/尹利华

出 版 人/方鸣

责任编辑/青阳

封面设计/博凯设计·梁宇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 × 230mm 1/16 印张/15 字数/240 千字

印 刷/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3 - 2683 - 6

定 价/3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1
第三章	55
第四章	73
第五章	106
第六章	133
第七章	151
第八章	179
第九章	207
第十章	223

第一章

滨海大学中文系共有五个专业。其中汉语言文学专业是近几年新设的一个专业，只有一个班，共三十二人。三十二人中男生有十二人，女生有二十人，是典型的阴盛阳衰型班级。

男生共分得三个宿舍，即523、524、525。三个宿舍各有自己的舍歌。每天早晨，往往先听到一声“我不做老大多年……”，可以肯定是523宿舍的“曾是老大派”正遵守着本宿舍的舍规——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早起了。

其次便是524宿舍以赵阳伟为代表的“巡山小妖派”，手持着刚换下的内裤，趿着拖鞋，扯着破锣嗓子先来了一个“咣！咣！咣！”为开场白，随后便是一句：“大王派我来巡山咧，我巡完北山，我巡南山来，咣咣咣……。”如果看过《西游记》的话，就知道这一句话是出自金角、银角二大王手下一名巡山小妖的台词。

那手中的裤头便成了一面巡山的旗帜，遇见哪个不顺眼或过于顺眼的，便会在其面前轻轻一抖，于是一股子异味便把这小子熏得“两股颤颤，几欲先走”。524宿舍四个人，从老大到老四，便成了“巡山小妖一号”、“巡山小妖二号”，一直依次序到“巡山小妖四号”。不过大多数时间，都是由一号小妖赵阳伟独自出山巡视，在各宿舍溜达一遍，见有未醒的就调戏他一下。

赵阳伟有三怕：第一是怕人亲切的称呼他“阳伟”。因为这与“阳

冲动的青春——刻在课桌上的你



痿”谐音。后来等他读过《阿Q正传》，见到阿Q同志由诨人说“癞”推而广之到“光、亮、灯、烛”，他心中大为佩服，觉得这可是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传统，坚决要继承下来，他也开始由诨人说“阳伟”推而广之到“伟哥”。

每当有不识内情者犯了他的诨，他会一瞪眼说：“哥们，你是想骂我，你直说，别来这一套阴险的，行不？”

第二是怕人说他“金鱼眼”。其实这也不能怪他，无论是谁的眼睛长得当头撞在墙上时，鼻子还没有碰到墙，眼睛倒先受了伤的话，谁都会对这三个字感冒的。

不过，有一次，这双金鱼眼倒为赵阳伟赢得一点点优越感。那一天晚上，对面女生楼上的一个女生宿舍里，有一位女生在洗澡时忘了拉窗帘，于是引得对面男生宿舍狼眼无数。只是由于距离太远，看起来仅仅是一具朦胧身形而已。

看得久了，狼眼们也就觉得兴趣寡然，都一边骂着建筑师没有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没有学过心理学，忽视了男生的心理要求，竟然将男女生两幢宿舍楼建的相隔那么远，一边也就悻悻地回安乐窝了。

看到最后，只有赵阳伟坚持了下来，大家一致表示羡慕他生了一双好眼睛，至少可以缩短两至三厘米的视间距。他一摊双手，颇有风度地说：“没办法了，这也就是说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啦。”

第三是怕人在他面前说“项庄舞剑了”。在大一时，系里组织了一场新生演讲比赛，赵阳伟凭着一句铿锵有力的“项庄舞剑，意在四方”博得一个满堂采。他在台上见大家笑的那么开心，以为自己是飞机上的暖壶——水平（瓶）高呢。临末才知道自己竟得了一个第一——倒着数。

从那以后，常常有不少的小女生三三两两在他身后，望着他还算高大的身躯说：“看，前面，项庄舞剑，嘻嘻……”说完，和同伴掩口笑起来。

最后起床的便是525宿舍以欧阳云海为代表的“你姨派”。

“你姨派”这一名称颇有来历，是由525宿舍的老二欧阳云海的口头禅而得名的。

欧阳云海的口头禅本是“妈妈的”，但自从老三徐飞的小姨来看徐

飞一回，等她走后，欧阳云海故作漠不关心地问徐飞一些有关他小姨的细节问题，如今年多大了，在哪里上学，学的什么专业等等。

然后就露出了他的本意：“徐飞，你小姨有没有对象？如果没有，你不妨给我介绍一下，如果我和你小姨能成的话，咱们可是更亲近了一层……”徐飞不太乐意欧阳做自己的姨夫，一个劲地说这事他当不了家。但同时为了不得罪欧阳，建议云海问一问他的姥姥。

由于徐飞的姥姥离这里太远，所以云海暂时没有办法询问她老人家的意见，这让欧阳云海很是失魂落魄了一阵，甚至连口头禅也改成了：“你姨！”籍此怀念徐飞那年轻美貌的小姨。

徐飞是525的老三。徐飞不喜欢上学，但之所以没有退学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大学里的宿舍条件比家里强，可以睡到八点——偶尔是早上八点，大多数是晚上八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别人一年交了八百元的宿舍费，三千二百元的学费，而徐飞却一年交了四千元住宿费，没交学费。

但他是位改诗的高手。他向往的是大唐朝。倒不是因为大唐朝的国威赫赫，文明辉煌，而是大唐帝国里面处处有他向往的青楼。他在睡醒后，实在不能再睡下去时就会在床上陷入一种甜美的幻想中：

自己儒衣飘飘，风流倜傥，手持折扇，上得人民反对的唐朝青楼，遇见名媛，一番恩爱后，提笔在雪白的宣纸上写下“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青楼薄幸名”，在名媛执意挽留的哀怨中乘云（没有云，乘鹤也行）东去……。但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相对贫乏，没有多余的土地提供出来盖青楼，所以他只能改唐诗来过过瘾。

如他最拿手的一首是改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小姑娘，猛的扑上去，原来是床梆。”然后就有好几天在夜里做梦时都梦见李白从坟墓里吃力的爬了出来，抖落一身的泥土，流着一脸惭愧的眼泪，说：“天既降白，又何生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既然老天生了我李白，又何必生你这个龟儿子！”

每天早晨，一见到赵阳伟趿着鞋、拿着或红或绿的小内裤叫着“大王派我来巡山来……”窜到525宿舍里，放下“巡山旗”、倒杯开水、揉揉眼角的眼屎、拿起镜子、梳一梳零乱得如同老母鸡鸡窝般的头发、对着镜中人说“啊，妈的这么帅的一个小伙是谁”时，欧阳云海便





会用手按住床边，肚子一挺，眼睛猛地睁得暴圆，对着赵阳伟如机枪般喷射出三发子弹：“你姨！你姨！你姨！”，气势丝毫不亚于南宋名将宗泽临死前大喊的那三声：“过河！过河！过河！”以此来作为欢迎这“巡山小妖”到来的贺词。

赵阳伟挨过这三发子弹后，才算是真正地清醒过来，才能终于分得清自己是赵阳伟还是巡山小妖。既然知道自己是赵阳伟了，随后也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职业还是学生，天职是学习，那么下一句便多半是一句自问兼问他人的话：“今天上什么课？”

今天上唐诗宋词鉴赏课。

这也是大二下学期最后一节唐诗宋词鉴赏课。任课的教授姓吴，油亮的秃顶在表明了他老人家聪明绝顶的同时，也标志着他已经迈入了让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喊爷爷的年龄阶段。

虽然他在本学期第一节课上，做自我介绍时就谦虚地说自己脾气不是太好，但直到今天最后一节课为止，却从未见他在班上发脾气，大家一致认为他像个弥勒佛似的，一脸的慈祥，怎么看也不像是个有脾气的人。

这颇让班内一部分人搞不懂，上几届的师哥师姐们为什么给他馈赠了一个“笑面杀手”的雅号，待问及时，师哥师姐们会悲惨一笑，仿佛在回忆一桩目不忍睹的惨案，用沉痛中含着几分幸灾乐祸的快意语调说：

“等考试成绩出来后，你就知道了。”

说得大家心惊肉跳的，不约而同地提防着这老头。

最近风闻他老人家将要高就去山东大学做硕导了，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他今天舒展的眉头与笑眯眯的眼睛仿佛都在告诉大家自己好运来了。他一走进教室，看见同学，脸上的笑容盛绽的如同葛朗台见了一屋子的黄金般灿烂。

“笑面杀手”老吴头给同学们大略划了一下考试范围，就要大家自己复习。

教室里气氛活跃得很，他老人家也不脱俗，参与其中，在一个名叫秀秀的女生旁边寻了一个位子，同大家谈论着昨天学校里发生的那桩车祸，并庆幸地说自己那天突然想走着来上课，否则说不定现在就成了残

联主席了。

赵阳伟在一旁眨巴了几下眼睛说：“吴老师，听说您下学期开学后就要调到山大去了？”老头一听有学生提到此事，脸上立时红光大放，显得神采奕奕。

他说：“不错，不错，你们这些学生消息挺灵通的啊。”

赵阳伟是什么样的人物啊，用欧阳云海的话来说“乃溜须世家出身”。他立时奉承：“吴老师，恭喜您，我们都祝您此去山大任教一帆风顺，前途似锦，不，应该是锦上添花。”

一番话把老头乐得合不上嘴，也忙向同学们回敬一番，说什么年轻人如同八九点钟的太阳，马上就要行至中天了。如果在座各位他日有缘的话，欢迎报考自己的硕士等等。

赵阳伟见时机一到，渐露本意：“老师，不知道您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留下吧，以后学生兴许还麻烦您老人家呢。”吴老师连说好说好好说，随后走上讲台，写下了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并仗义地说以后大家有用得着咱老吴的地方尽管说。

然后，他一边摇头叹息，一边在讲台上自言自语地说：“不好过啊，不好过啊……”

这短短的两句话把大家的心情由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大家以为他老人家是看不透这番即将到来的离别之苦，不忍心与大家分别，故有此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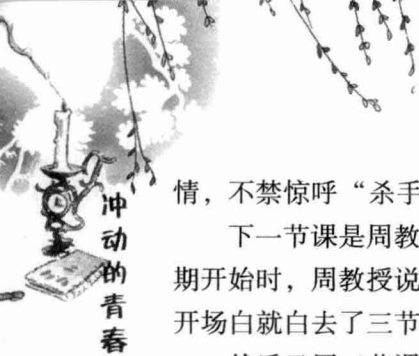
所以大家也各自收敛笑容，陪老头一起面色悲悲切切的，仿佛大家都预先知道老头上完这节课后，一出门就被特务暗杀了一般。

但大家心里却各自欢天喜地地暗自琢磨：看这老头如此重情，谅来期末考试过关没太大问题。

老头在台上用一往情深的目光看着大家，继续说：“你们要认真复习，这次考试是我最后一次在本校出题，人么，总不能一条老路子走到天黑，你们说是不是？（大家不约而同的点头称是）所以呢，我决定在这次出题时，改变一下传统的题型。也许，对你们来说，题是有一点难度，这次考试的确有点不是太好过……”

听得台下一阵哗然，大家这才算发现这个老头被冠以“笑面杀手”的雅号，是百分之一百符实的。大家心里顿时也明白自己刚才表错了





情，不禁惊呼“杀手”他老人家的确是高手中的高手。

下一节课是周教授的信息处理课。这门课本学期共有二十课时。学期开始时，周教授说话慢慢吞吞的像九十岁的小脚老太太走钢丝，一场开场白就白去了三节课。

然后又用三节课介绍了一下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科研成果与在国内外所拿的各项大奖，听得同学们心旷神怡，都暗暗发誓要学好这门课程，将来好去挣洋人的钱。

周教授接下来又用两节课展望了一下这门学科的未来是多么的辉煌，前景是多么的美妙，鼓励大家将来报考他的研究生，并说自己现有些资料可供有志于献身信息处理事业的同学参考，谁想要就请带足钱去找他联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随后的三节课，因为他要参加某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而无法分身上了自习。

他说：“没有我的参加，恐怕这次会议开不起来。就是开起来，也是一种欠缺。同学们是要自私一下，让我在此给你们上课，让这次百年难逢的会议开不起来或者有所欠缺呢，还是要发扬一下国际主义精神，上几天自习，让我去参加，从而使这次会议完满一些呢？我听同学们的。”

当然，善良的同学总是以老师的前途为重的，一致觉得让他去向人家取取经也不错，说不定可以使他开开眼界、长长见识。

周教授回来后，又用了两节课兴高采烈地向同学介绍了一下自己在这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新获的几项奖。

回来后的第三节课时，才开始来了一句“咱们还是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将书一页页翻得像最高档的风扇叶子。说话的速度也变得像六月里的骤雨一样噼里啪啦地一阵狂轰乱炸，吝啬得连个顿号也不舍得加。

台下听得一头雾水，飘飘然悠悠然，不知其所以然。大家心中不知是若有所得，还是若有所失，只是觉得周教授果然是名家，不愧是个有资格吹嘘自己在国际性学术会议上拿过大奖的人物，讲的东西就是高深，听都听不懂。

有学生向他反映自己听不懂，他说：“凡是你觉得听不懂的地方，

一定是好东西。例如天书，又有几人能看懂？没有几个！但你能说天书不是好东西吗？”

学生哑然。

所以周教授最常说的一句就是：“我不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能听得懂，但我更不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听不懂。这节课大家谁有问题请提出来。”

台下没有一个应声的，周教授巡视了一番后，说：“看来，这节课大家都听懂了，我很高兴。那好，现在下课。”

下课后，大家都互相问是否真的听懂了，但都一致摇头表示听不懂。

“既然听不懂，你为什么不问呢？”

“就因为听不懂，所以我才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问。”

大家议论纷纷，都将这门课能否通过考试视为一块心病。

还好，这最后一节课，周教授上的讲台，就叫大家一页一页地划范围，甚至出什么题型都坦诚相告，这给大家喂了一枚定心丸，觉得周教授这个人比吴教授可爱得多，同时也理解了师姐、师哥们给两个教授下的评语：

“周教授的课教得最差，考试通过率最高。吴教授的课讲得最好，考试通过率最低。”

在同学们的印象中，周教授从来都没有在课堂上批评谁，但今天却例外了。周教授批评人的时候，给大家的感觉就像看见了一只不会叨人的鸭子，居然拧着脖子，扑展着翅膀，呱呱地向人扑去时的惊讶和好玩。

离放学还有十多分钟，周教授说了一句话：“我轻易不发火，但是有些同学实在是让我不能在容忍下去了，他从本学期上这门课的第一课就开始睡觉，一直到最后一节课，他没有一节课不是睡过去的，对于这位同学如此高深的‘睡功’鄙人佩服之至。那么，我们就请这位向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课堂里睡好每一场觉的经验好不好？”

大家互相看看，表示没有意见。

“那么请坐在第五排的那位上身穿红色夹克服的男同学站起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吧。”

教室里立时响起了哄堂的笑声，齐刷刷的目光一起聚焦到了第

冲动的青春——刻在课桌上的你



五排。

众目睽睽之下，缓缓地站起来一个身穿红色夹克服的同学，是525宿舍里最小的一位，名叫王大贤。只见他神色慌张，略带激愤地说：“对不起，老师，是您看错了，我从来就没有在课堂上睡过一次觉。”

“怎么，你还想狡辩？要知道，我注意你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每一次看见你，总见你在闭目养神，一副悠闲样。”周教授说。

“老师，我不是在闭目养神，而是……而是……”王大贤神色尴尬，说不出话来。

“而是什么呢？你说呀。”周教授悠闲地问。

王大贤急得面红耳赤，终于说出了一句让周教授差点跌掉眼镜的话：“而是……而是我的眼睛太小，所以你看来我好像在睡觉。”

周教授立时觉得事情有些严重了，他走下讲台，走近王大贤，仔细打量了他一眼，立时被王大贤的特殊外貌所吸引：

王大贤的脸好像是用圆规画出的圆，眉毛如同三棱锥，鼻子好似四面体。在三棱锥和四面体之间有两条线，好像用直尺打出来的一样。周教授审视良久，确认这两条直线就是王大贤的眼睛后，就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误会了一位好同学。

周教授在讲台上，向王大贤郑重地道歉，并用故作轻松的语气问王大贤：“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是一位教师，教高三几何。”王大贤说。

原来如此。周教授感到庆幸，幸亏自己是教信息处理的，对下一代影响不大。

二

徐飞上完周教授的课后，从教室里出来，看了看天，还早。他拨通了楚红的手机号码，他想约楚红一起上街逛逛。

楚红是他的女友，用他的话说是“俺亲爱的老婆”。

楚红是个让全宿舍兄弟都羡慕不已的老婆。而且这个老婆还非常廉价，仅值六个烧饼。

在大一的元旦晚会上，徐飞对文艺部长投以一顿火锅，文艺部长报

之以一个登台表演的角色——卖烧饼的麻子李。台词只有两句：“卖烧饼咧！”“想不想尝尝俺的大烧饼？”

等他第二句台词说出口，台下顿时轰动。新中国的栋梁们都想荣幸地尝尝旧社会的麻子李的免费的烧饼。徐飞早就在台上瞅准目标，所以他拿起烧饼，“嗖”的一下砸在了她身上，他看到从她的眼睛里射出了又惊又喜的目光，不禁得意忘形，接二连三地拿起烧饼问：“想不想尝尝俺的烧饼？”

“想！”台下的栋梁们依然对旧中国的麻子李的烧饼有一种向往。

他一扬手，烧饼“嗖”的一下又准确无误地落在了她的怀里。

“想不想尝尝俺的烧饼？”

“想！”人民群众的呼声仍然很响亮。

他扔得带劲，“嗖”的一下，第三只烧饼和它的两个“哥哥”在那个女生怀里见了面。

.....

“想不想尝尝俺的烧饼？”他拿着最后一只烧饼问。

台下没有人回答他。

一个男生不屑地在台下大声嚷嚷着说：“你们是早就排演好了的，我们想也是空想。”他的话，再次证明了革命群众的眼睛里揉不进沙子。大家都将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到了台下那个抱了一摞子烧饼的女生身上，所有的灯光都像一个大大的疑问号。把那女生羞得无处可藏。

徐飞这才慌了，忙把最后一个烧饼恶狠狠地朝那个说出了近似真理的男生头上扔去，砸得那男生嗷嗷直叫。看来，真理不是随便乱说的，弄不好就会遭人暗算。徐飞这一招，在堵住他的嘴的同时绝对不排除兼有打击报复的嫌疑。

当扮演日本军官的演员挎着洋刀上场问他：“你的，麻子李的干活？烧饼的哪里去了？”他这才慌了，按节目进程他应该还剩下两个烧饼，供眼前的“日本兵”吃一个。然后，“日本兵”扔一个在地上，跺上两脚，当他向“日本兵”要钱，要一回钱，“日本兵”反过来给他一个耳光，一连要三次，要得“日本兵”上了火，砸了他的摊子，从而激起下面观看的栋梁们的爱国之情。

烧饼没有了，下面的戏怎么演下去？





徐飞灵机一动，忙点头哈腰、理直气壮地说：“太君，我的烧饼卖完了。”

谁知道扮演太君的这个学生为了排练这场节目，忙得没有吃饭，全指着这个烧饼充饥呢，一听他居然私自改了台词，说烧饼卖完了，饥火“蓬”的由心底窜起，差点烧了礼堂。饥火引燃了怒火，“日本兵”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子：“八嘎！别人的不清楚，你的应该明白，我的为了公事，吃饭的没有！一定要米细米细烧饼的干活！”然后，假戏真做，照着他的脸“啪啪”抽了两耳光不说，并没有等他要钱，就提前砸了他的摊子。

“日本兵”以为他没有法子要钱，主动砸了他的摊子，也算是给他一个台阶让他下。

谁知道，徐飞依然在“日本兵”身后用软绵绵的哭腔喊：“太君，你要给我的烧饼钱啊，我一家三口全指着它啊。”

扮演日本兵的这个学生心里那个恼啊，别提了，他心说中国人的脸都让这小子给丢尽了，小鬼子再是冤大头，也不能连见一见你的烧饼什么样的机会都没有，就给你烧饼钱啊？你这态度，哪里像一个吃尽了压迫苦、受尽了亡国恨的旧中国劳动人民一分子？分明像新时代的街头小流氓、地头蛇，搞敲诈、勒索！我就为民族除害，干掉你算完。想着，回头抽出了洋刀：“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了。诬蔑皇军的干活！我的没有吃你的烧饼的干活！你的要的什么烧饼钱？一定是八路的干活！”说完，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刀下去。徐飞惨叫一声，踉踉跄跄地倒在舞台上，临牺牲前还不忘喊一句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他的确没有白白牺牲一回，下台后就有人看见他和那个女生躲在角落里一起分吃烧饼。

那个女生就是楚红。从那以后，两人频频约会。在一下半学期末时，便成了一对出入成双的恋人。

手机拨通了。

“喂，肋骨，现在正干什么呢？”徐飞说。

“哦，饭卡呀，我现在正上课呢，你有什么事情吗？”话筒里传来楚红甜甜的声音。



徐飞称楚红为肋骨。那是在大一下半学期的某一个晚上，两人还是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坐在校园的某一个角落里，一边看着满天的落霞，一边互相讲故事给对方听。徐飞先讲，他告诉楚红，很久以前，上帝见亚当一个人在伊甸园太孤单，就趁他熟睡时，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做成了一个名叫夏娃的女人。从此后，男人一生下来的同时，他身上的某根肋骨就会被上帝抽去，造成了他的女人。男人一生都在寻找自己身上那根失去了的肋骨，如果找不到的话，胸口就会隐隐作痛。

“你就是我失去的那根肋骨。”徐飞讲完故事，含情脉脉地对楚红说。

楚红嫣然一笑，说：“你凭什么认定是我呢？”

徐飞一把捉住楚红的手说：“因为即使离开你一分钟，我也感觉到自己的心痛得要命。而和你在一起时，那种心痛的感觉就不复存在，相反地倒化为一种不可言说的甜蜜感。”

楚红嘻笑着嗔骂了一句：“油腔滑调。”但却任由徐飞握住了自己的手，就凭这一句经典对白，徐飞赢得了楚红的芳心。

楚红称徐飞为饭卡，她告诉徐飞，上帝只用一根肋骨造就了女人，所以女人与男人相比之下，总显得太柔弱，慈悲的上帝怕柔弱的女人难以独立生存下去，就为女人提供了一张免费提供衣食住行的饭卡，这张饭卡的名字就叫男人。

“如果你不怕我只是把你当成一张饭卡的话，你就做我男朋友好了。”

徐飞问：“我这张饭卡是不是你一生唯一的一张？”

楚红狡黠一笑：“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不过但愿你不是那类限期使用，过期作废的饭卡。”

徐飞一笑：“我会尽力做好的，争取成为你一生唯一的饭卡。”

两人一直到现在，还你称我“肋骨”、我称你“饭卡”的，相互调侃着对方，倒颇有一番新人类的情调。

“上什么课啊，能不能出来一下？我现在真的很想你。”徐飞情意绵绵地说，他觉得楚红不会拒绝自己如此有磁性的声音。

“真的不行啊，我现在真的脱不了身。这样吧。送你一个（吻），好了吧，小坏蛋。”说完，从电话那端传来一声很清脆的吻声。





徐飞无可奈何地挂了电话。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还不到十一点。

徐飞百无聊赖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出了校园，来到大街上。

大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徐飞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着一街的绿女。一双眼睛转个不停。天一入夏，气温就日渐上升。沿海的风大，阳光似乎也格外有穿透力，照在人的肌肤上，有一种生痛的灼热感。

走在大街上的女孩子们突然都变得格外节俭起来，尤其是走在徐飞前面的那三位的衣着都堪称节俭的模范：

左边那位女孩的花花绿绿的裤腿，剪去老大一截子，到腿根部，紧绷绷的，仿佛是一件短裤衩儿。白生生的大腿一走三，直耀人眼。

中间那位女孩子红色的胸衣不但透明度颇高，隐约可见里面白色的胸罩，而且还短小得如同挂在墙上的帘子——不像话（画），连腰部都护不住，以至于前面露着白白的肚脐，后面露出一圈白白的细腰。

右边那个女孩节俭得让人不敢直视，说其穿三点式上街是说谎，但事实上却也不真比三点式更多一些什么。

现代人真是做到了“万事求其实而淡其名，争其意而忘其形”的地步了，只要能穿来爽快，又何必计较衣服形式如何呢。

徐飞跟在这三个很时髦的女孩身后，嘴皮子动个不停，大约是又在默诵郭老先生的《屈原》对白：“风，你咆哮吧……”因为风儿一咆哮，可以掀起女孩子的裙子。

一张由某知名歌星做的矿泉水的广告画，被胖胖的老板一把扯下，随手扔在大街上，一边还嘟囔了一句：“你人都下监狱了，我还指望着你发财？”说着，走进商店里，拿了一张最近红得发紫的歌坛新秀的偶像张贴上。

那张由因绯闻而下监狱的歌星所做的广告画被行人踩来踩去，很快地不辨其英俊面目。徐飞也在上面踩了一脚，狠狠地骂了一句：“看你还与我争不争林妹妹。”

林妹妹是徐飞对某一位正红得发紫的女歌星的代称，也是他单相思名单上的一员。

前些日子，徐飞风闻，该女歌星与这霉运当头的男歌星在暗地里有一腿，这让徐飞伤心地锁了那女歌星所有的磁带，以免自己睹物伤情。如今见这“情敌”失势下狱，不及时扁他两脚出出气，自己也就不叫

徐飞了。

迎面走来的两个青年，一副流里流气的样子，走得近了，就会闻见一股浓浓的烟味，就像农村那有了六七十年烟龄的老头身上发出的烟味一样地浓而辛辣。

但这两个青年偏偏年纪又不是太大，看来均在二十岁左右，又都染了头发，一个是有着波浪似的卷起的淡黄色，像卷毛的正宗波斯猫。

另一个的头发搞得如一张世界地图一般：几块染的绿里吧唧的地方料来是几大洋，黄不啦叽的地方大约代表大沙漠。棕色地方想来应该是非洲了吧。至于头顶则保留着自己的民族本色——黑色，料来代表着亚洲，看来这说不准还是一位爱国的志士呢，不然，干吗把亚洲放在最具有战略性的位置？

两人一边走，一边说着话，似乎“波斯猫”不愿意离开某一个地方，口中一直埋怨那“世界地图”说：“妈的，你是催命鬼啊，走这么急，赶着去投胎啊，放着好戏不看……”

“世界地图”说：“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跳街舞的么？又不是没见过。脱衣舞老子都看过……”

“波斯猫”立时反驳他：“这与脱衣舞不一样，你看的那些不值钱，都是一些烂货装模作样地在台上摆臀扭腰得发骚。你看看今天这几个，可都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美女！据说，还是音乐系的呢，有素质、有文化、正点、清纯。用文化人说，她们跳的是艺术。”

“世界地图”冷冷一笑：“艺术？黄色的东西不违法，就叫艺术。”

徐飞听了，心中生起一股好奇，匆匆走上前去，要看个究竟，来到前面不远处的十字街广场上，只见在一个音乐喷泉旁边，围了男男女女不少的人。

并有零点乐队的摇滚传来，他急急忙忙地挤了进去，一眼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像极了楚红，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力揉了揉，没错，是楚红！

只见她穿着阔腿裤，裤口绣了一圈花纹，膝盖上有两个小兜兜，一袭红色宽身T恤，像一团燃烧着的火焰，上面印着一个淡绿色的“舞”字，正随着楚红旋转的身姿而若一只轻盈的绿蝶舞动在阳光下。

她正和几个与她同样装束的女孩跳得带劲，丰满的身体在旋转的弧